

追憶蔣君章先生

龔 夏

溫文爾雅爲人和厚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冬，在重慶，余始認識蔣君章先生。當時，余任職於吳鐵城部長主持的中國國民黨中央海外部，在民生輪船公司任職之鄉友陸鳴藩先生邀余同去看蔣君章先生，我說：「我不認識蔣先生，未先通知而去看他，未免太唐突了！」鳴藩兄說：「蔣君是崇明縣人，我們是大同鄉，他是國立中央大學畢業，主修史地，兼長文學。抗戰前，我與他同時執教於浙江省立杭州女子高級中學，抗日戰事發生，同時脫離陷區，同路至武漢，輾轉而至陪都重慶。他爲人和睦，溫文爾雅，初晤時，似乎沉默惜言，只要話匣子一開，就暢所欲言了……」。於是同鳴藩兄從九

道門步行至上清寺美專校街中央訓練委員會之單身職員宿舍晤蔣，室內雖僅一榻、一桌、一椅，除衣被外，無甚長物，可是滿架書籍，一看就知道他是飽覽羣書，博學多才的君子。乍見時，果然相對無言，繼而熟稔，一談就是三四小時不停。時已傍晚，他請我們同去上小館子，吃牛肉燴餅，又去茶館，品茗沱茶，天南地北，相談至深

夜始散。因爲重慶是山城，上坡下坡，高高低低，頗費腳力，況且公共汽車只有一二線，所賴以代步者，「滑竿」（一隻竹椅子或藤椅子兩旁貫以竹桿，二人一前一後架在肩上抬着前進，人就好像坐在無頂的簡陋轎子上）而已，力錢雖不貴，亦非一般公務人員所能經常負擔者，而且電話亦不靈活方便，故除假日約妓或郊遊外，見面機會不多，可是一開談就是五六小時猶嫌短。

思慮精到忠貞負責

三十一年底，余奉命赴迪化工作，臨行前，蔣總裁嚴令必須奉公守法，辦理黨務，訓練幹部，治理好新疆，並爲體恤同志赴邊疆工作，艱苦、危險，特別優予留職留薪。余之中央黨部薪水，拜託君章兄代領，代爲保管。但君章兄按月代領後，統交鳴藩兄保存，時日不爽。

蔣君章兄忠貞負責，被陳布雷先生所賞識，受聘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工作，初則負責搜集整理資料，備供布雷先生撰擬委員長文告之參考。因其思慮精到週密，獻替良多，甚爲布雷先生所激賞。故委座以後之文稿，除最重要者由

布雷先生自撰外，其餘大都交由蔣君章代擬，布雷先生核正後發文。足見君章兄之文才卓見，已如何的被當局所重視了。

民國三十四年，勝利還都，君章兄仍追隨布雷先生，先後歷任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中央宣傳部專門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國民政府秘書，其工作性質則與侍從室時相同。繼應行政院新聞局長沈昌煥先生之挽請，出任該局主任秘書，事後負責將該局遷至廣州辦公，並代辦複雜之移交事宜，君章兄負責盡職，不辭勞怨之精神於此可見一斑。時余服務於上海市黨政教育界，京滬兩地遙遠，又因彼此工作忙碌，甚少往還。

名言讜論衆所欽佩

民國三十八年，大局逆轉，分別撤退來臺，蔣兄出任臺灣新生報總編輯，余被張雲縉校長聘爲臺灣省立新竹師範訓導主任。張校長約余同去新生報宿舍晤蔣君章兄（張與蔣是中央大學同學），數年不見，暢敘經過，不勝感慨系之。後蔣兄轉任草山（後改名爲陽明山）總裁辦公室第五組副組長。三十九年三月，蔣總統復行視事，君

章兄被任為總統府秘書兼資料組副組長。同年八月，中央改造委員會成立，君章被秘書長張曉峯先生邀任改造委員會秘書，旋奉總裁核定，升任第四組副主任，協助主任陶希聖先生主持新聞宣傳事業，並兼中華日報社副社長，余被聘為報社秘書及臺北版（中華日報有臺北、臺南兩版，分別發行）經理。次年十月，董事長張道藩先生、社長連震東先生、蔣副社長等相繼辭職，余亦隨同進退。交卸後，蔣兄仍隨陶先生整理重要資料，每日奔波於臺北桃園道上，着實辛勞。整理工作告一段落後，蔣兄被聘為中央日報、青年戰士報、民族報主筆，撰寫政論文章，讜言宏論，衆所欽佩，被譽為名政論家。先後受聘為中國文化學院、輔仁大學、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大學等校

教授。其學養淵博，為學界景慕，上堂講學，諄諄訓誨，學生敬佩，名師出高徒，而今桃李滿天下。

盡瘁講壇死而後已

最後於本（七十五）年三月十三日赴政治大學研究所講學，在臺北市羅斯福路等候校車時，昏倒路旁，被警方送往三軍總醫院急救，經掃描檢查，診斷為腦溢血，經過兩次開刀，在加護病房救治，延至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時十分不治，溘然與世長辭，享壽八十二歲。按蔣兄雖於十年前患過心肌梗塞症，幾至危殆，由陸海空軍總醫院救治痊癒，因其名利淡薄，養生有道，早已恢復健康。蔣兄除撰寫政論文章外，名著有數十

種出版，而且平時仍不停的撰寫文章，真是著作等身。據其夫人褚俊一女士云，蔣君於昏倒之前夕，為完成一篇重要文稿，絞腦汁至後半夜三四時始就寢。事後據三軍總醫院醫師之診斷研判，蔣君章先生是先前腦溢血致昏倒於地，並不是跌倒後而腦出血。可見蔣兄一生用腦過度，心血耗盡而逝。並可推測蔣兄於出門講學前，可能已感身體不適，他因好強，自以為撐得住，若明言狀況，有恐家人不安。可見其對家庭負責任，對教育盡心力，對國家具忠心。嗚呼！天不假年，他尚有許多未完成之文稿與心願，無法續完，未能盡展其長才，甚為痛悼！按蔣兄才智，實非禿筆所能揄揚於萬一，又因余不善為文，謹簡敘事實，以表痛悼。

紀念蔣君章先生

唐 棣

四月二十八日，接老友李士英兄二十三日發自臺北的國際航空郵簡，說蔣君章先生中風住院，病情嚴重，「凶多吉少」；可是接此函那天，我剛剛看完蔣先生在中外雜誌五月號（中外雜誌向來都是提前出版）發表的「氣象學家蔣丙然先生」那篇洋洋灑灑一萬多字的長文，文末註明寫的時間是「七十五年三月四日於臺北」，因此我以爲士英兄的信有點言過其實，但心中仍不免憂心忡忡。正準備專函蔣先生致候，恰好收到四月

二十九日中央日報國際航空版，展開報紙，赫然發現蔣先生於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時十分病逝於臺北三軍總醫院的消息。此一噩耗，帶給我這個一度作過他的部下，又有三十多年交情的老友莫大的震撼與無限的悲慟！而他生前的一切也一幕幕湧現於我的腦海。

蔣先生民國前五年，出生於江蘇省崇明縣，國立中央大學史學系畢業，以地理為副系。民國十九年畢業後，治學益勤，史、地並重，尤着力

於地理學術之深入研究，而以地理解釋歷史，更為學術界所重視。中央大學畢業之次年，發生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遂抱定以國防地理之研究，為書生報國之途徑。經其精研中外地理名著，理出國防地理之理論體系：即國家假想敵人之確定，國防的邊疆、國力的核心地區，核心地區與國防地區間之交通路線與交通工具，而歸其旨趣於動員的便利。但此項研究，多與國防軍事機密有關，乃改以研究邊疆問題與中國經濟地理為中